

韃契 - 龍襲風暴 第七篇：再次回歸 (Return)

原作：Cassandra Khaw

譯者：南極熊

薩坎·沃可以感覺到那條龍的心臟在他的肋骨下跳動著，它濕潤且不住地顫抖、腥紅的熱度就像一台發動機在他體內燃燒著，侵蝕著他，未經允許所奪走的生命永遠不會獲得安息。那隻為了他自己的悲傷而被犧牲掉的不幸野獸，向他發出大聲尖叫。日以繼夜，不停地哀嚎訴說著他奪走了什麼，做過了什麼，是如何剖開他並生吃它的心臟。薩坎已無法分辨那些到底是來自龍的靈魂還是他自身的罪孽，但是到最後這些都已經不重要了。

他大聲發出咆哮，從冰冷的灰色天空中迴蕩出回應的聲響。更多的龍從雲層中出現，薩坎在它們的眼睛中看到了敬畏、看到了崇拜。薩坎看到了它們對他的信心，他會帶領他們無止境地捕食，他們相信他能確保他們不會再挨餓。其實他們也無法抵抗，它們是屬於他的，這一點他十分確信，就如同熟知自己腹中在熊熊燃燒的烈火一樣。這個儀式同時對他和龍襲風暴都產生了一些影響，薩坎預料到了自己會有所轉變，但沒想到他會能夠控制其他的巨龍。但沒有關係，他不會讓他們失望的。他們崇拜他的，就如同薩坎曾今也崇拜他們一樣的，他曾經是，也直到永遠都會是他們的。他會盡一切的努力確保韃契再次被龍群所統治。



KAI CARPENTER

©2025 WIZARDS OF THE COAST LLC

而他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摧毀那座神殿。

薩坎真希望自己在之前遇見艾紫培和娜爾施時有能多加以留心。如果他在當時能預知現在所知道的事情的話，他就會直接去神殿那邊把整座老舊的建築給推倒。在完成了變形之後，他終於了解了從神殿中散發出來的力量——那是在韃契裏唯一能與他爭奪對巨龍的控制力的東西。但是現在還不算太晚。

他已經完全恢復了，身體已不再是殘缺不堪的。只要再等到那神殿消失了之後，薩坎就可以開始遺忘掉他所忍受過的一切，以及他在那脆弱的人類形態時所遭受到的侮辱。即使要他餘生都會一直做惡夢，那也沒關係，他寧可帶著罪惡感活過接下來的幾個世紀。必要的話，薩坎還是會願意再次嘗試，再次毀滅一切，將世界無數次燒成灰燼，就只是為了這一刻，為了這完美的榮耀。再也沒有人能從他的手中奪走這種力量。

當冥想境界剩餘的部分燃燒殆盡，化為一片可怕的虛無時，那個預兆之路卻仍如同星星一般耀眼。爛寶仍在不停地哀嚎著，娜爾施不知道這是否是因為失去了傑斯，或者只是因為這隻小動物被嚇到了，甚至不知道這是否重不重要。她這時多麼希望自己是那種能輕易說出陳腔濫調的人，娜爾施非常想告訴爛寶一切都會好起來的，但是她做不到。她不知道一切是否真會好起來，是否還能再好起來。只因為波拉斯也在那裡，隨著他的枷鎖被解開時，他欣喜若狂地大笑著，朝著那片虛無之中昇去。就在波拉斯進入虛無之前，烏金向著他的兄弟撲去，試圖將他給固定在原地，但還是失敗了。波拉斯和烏金在一眨眼之間就消失了，被虛無給吞噬了，也許當下就已經死了，但誰知道呢？娜爾施也曾經以為波拉斯已死，烏金消失了，但事實證明並非如此。

「娜爾施，快點——」艾紫培的聲音切斷了她心中對那個令人恐懼的未來的思緒。

她感覺到一雙戴著鎖甲的手抓住了她的長袍，將她抬起來，帶著她跳進入了預兆之路的入口。娜爾施仍抱著爛寶，一隻手掌放在這個怪物毛茸茸的頭後面，死命地把他緊緊地抱在懷裡。她還能感覺到渾身仍在抽泣。跨過門檻時的感覺就像自己走過一片銀色的池塘，就像從海洋中跳入空曠的天空。那種感覺幾乎就像是穿越時空，就像一首老歌被用新的歌詞演唱出來。在她還沒來得及反應過來發生了什麼事之前，他們就已經到達了另一邊，回到了神殿的外面。艾紫培飄浮在空中，瓦絲卡不知如何地就站在她身邊，伸出雙臂來要求爛寶。娜爾施默默地把孩子遞了過去，仍然對於剛才所發生的一切感到困惑，要同時處理的事情實在太多了。太多的刺激、太多的事實、太多不同的未來需要考慮。急促的呼吸灼傷著她的肺，由於波拉斯重獲了自由，他們肯定必需要通知守護者，但是守護者還存在嗎？這件事的後果十分嚴重。但除此之外，還存在著龍襲風暴蔓延至多元宇宙的問題。烏金和波拉斯獲得自由是否意味著他們的情況會惡化又或會改善？他們之間的衝突會改變這一切嗎？娜爾施不知道應該先擔心哪一個。她明白她必須專注於當下發生的事情，不能讓自己迷失在沉思之中。這些問題必須依優先順序排列，依序處理，陷入混亂對任何人、任何事都沒有幫助。但這次牽扯到的事故實在是太多了，而且天空——

娜爾施需要空氣，她需要看看天空。即使在預兆之路的水色光映照之下，這片廢墟也顯得十分明亮，仍讓人感覺到幽閉恐怖，感覺就像一座墳墓。娜爾施需要離開這裡，她需要重新集中注意力，讓她動盪的內心重新找到平衡。她沿著黑暗的樓梯往上走，每一步跨跳過兩層階梯，直到突然間，她站在了一個平台上，她頭頂正上方的天空一片漆黑。娜爾施停了下來，他們到達的時候已經

是晚上了嗎？她已經不記得了。前往冥想境界的旅程以及之後所發生的一切讓娜爾施感到混亂不已。

然後慢慢地，現實像灰燼一樣在她眼前擴散開來，遠處的地平線被龍翼所掩蓋成了一片漆黑。它們的數量比她之前見到的都要多，多到她內心深處有某處開始相信它們實際上並沒有逃離冥想境界，這又只是另一個幻覺。

「這是怎麼回事？」傳來瓦絲卡的聲音。

娜爾施轉過身，看見她從神殿裏走了出來，艾紫培跟在她身後，爛寶仍然蜷縮在她的懷裡，輕聲哭泣著。

「我不知道，」娜爾施搖了搖頭說道。「這不是龍襲風暴。氣象條件不對。巨龍們很少，甚至從來不會以這種方式聚集在一起。剩下唯一的解釋就是——」

接下來的話在她嘴邊消失了。

「薩坎，」艾紫培說道，她的臉上帶著滿是肅殺之意。「他來了。」

「誰在乎薩坎？」瓦絲卡咆哮著。「傑斯發生了甚麼事？」

「我原本還希望阿耶尼只是在誇大其詞，」艾紫培說道，她似乎沒有注意到瓦絲卡，而是開始拔出她的劍。「他們很快就會到達這裡。我建議我們應該趕快跑，但他們應該很快就能追上我們。我可以拖延他們——」她的目光轉向瓦絲卡 and 在她懷裡顫抖著的爛寶。「把孩子帶去安全的地方。」

「我現在就走，」瓦絲卡一邊說著，一邊放出一道偽裝咒語纏繞在她與孩子的周圍。

「而你——」艾紫培轉身面向娜爾施。

娜爾施搖了搖頭。「不會讓你一個人面對他的。」

「保護人們的安全是我的職責，」艾紫培溫柔地說道，周遭散發著從內而出的珍珠般光芒。她的眼睛散發出金光。「我的職責就是作為先鋒對抗黑暗，保護那些無法——」

「而我則是潔斯凱的道宗，」娜爾施同樣平靜地說道。「韃契是我的家園。我曾與龍王們戰鬥過以保護它，我將會與薩坎·沃戰鬥以繼續保護它的安全。」

艾紫培的臉上閃過一絲微笑，熱烈而甜蜜，悲傷中充滿著人性。

「我們無法去選擇故事是如何開始或結束的，」娜爾施說道，數道藍光在她的臂甲上和胸甲前閃爍而過。「我們只能選擇如何活著，這是之前一位朋友告訴我的。」

聽到這句話，艾紫培蒼白的臉因為回憶而變得柔和了片刻。

「確實如此，」大天使說完後就飛到了空中。

艾紫培體內的某個部分看著眼前飛速靠近的巨龍們，看到它們張開的血盆大口、露出的尖牙以及閃爍在明亮眼睛中可怕的預兆，她仍然會感到害怕。儘管這種恐懼感會像爪子刺進皮膚般重壓在她身上，她也明白現下這並不重要。人類時代的她曾站在她所敬愛的神祉面前，然後又死在了她曾經信任的神祉手上。人類時的她看到了傑斯的意圖並攻擊了他，在同兆開始引爆時將同兆拿在手中，轉移到了黑暗虛空之中，這很痛苦，天啊，痛得要命。當時她也感到很害怕，但是恐懼並沒有阻止她做正確的事。即便她湮滅於薩坎·沃的手上，即便她最終因這場尖牙利爪的屠殺而身亡，這也不是她第一次經歷死亡了。

「薩坎·沃！」艾紫培在百條巨龍同時齊聲發出的挑戰之聲中大聲咆哮著，她的聲音中充滿了反抗意志，她高舉著劍，彷彿是變幻不止的黑暗中的一道孤獨的光芒。「上次我們戰鬥時我就警告過，如果你再來追擊我們，你就必死無疑了。」

「艾紫培·提瑞，」薩坎笑著回答道。聽到他的聲音從她面前的巨獸口中發出來感覺真是奇怪，雖然因為迴響被放大了，但除此之外和他本人並沒有任何不同。「是的。我記得你曾威脅過我。而我也告訴過你。整個多元宇宙都會變成龍的地盤。如果換做我是妳的話我會讓開，在你被活活吃掉之前。」

作為回答，大天使降下了她高舉起的劍，以劍尖指著薩坎。

「我不怕你。」

當薩坎裂嘴斜笑的時候，嘴裡溢出了火焰。

「你應該要的。」

他們都將會死在這裡，娜爾施心想著。尤其是眼看著一支體型纖細的翡翠色巨龍如箭般向她衝來，不斷的逼近，直到她幾乎可以在它那滿是惡意的黃銅色眼睛裡看到自己的倒影，而她那藍色的魔法光芒卻如同燭光般微小薄弱。她和艾紫培，最終都將會喪命於這場看似無止盡的猛攻之中，唯一剩下的問題就只是何時而已。令她感到驚訝的是，她對死亡的恐懼竟是如此之微小，反而更多的是擔憂。眼下的情況讓她心裡充滿擔憂——擔心著她的人民、擔心韃契、擔心在他們失敗死去之後會發生什麼事。但只要他們還活著，只要他們仍在戰鬥著，阿布贊的斥候就還有時間可能會注意到這裏正在發生的戰況，就有人可以在為時已晚之前採取行動。每分每秒都至關重要，即便是這必須要以他們的血肉來換取。

在上方空中，艾紫培和薩坎越飛越高。大天使就像彗星一樣環繞著薩坎移動著，從各個角度發起攻擊。相比起薩坎龐大的身軀，她是如此之渺小，艾紫培就只不過是一顆星火、一道明亮的火花。在任何時刻，只要她放鬆注意力，她的對手就會將她擊倒，而娜爾施將不得不看著艾紫培倒下。但現下她不應該去想這些。尤其是當眼前的巨龍正在試圖著摧毀神殿。它們就像獵鷹一樣向著廢墟俯衝，壓塌屋頂，震倒牆面，輕易地將建築物毀壞掉，古老的石頭就像小動物的骨頭一樣散落

開來，但娜爾施還是想不明白這樣作的意義到底是什麼。此時一頭巨龍張開了嘴，喉嚨裡潮濕的熱氣散發著某種苦澀的惡臭味。

這頭龍會呼出毒氣，娜爾施心想著。此時另一個想法在她腦海中跳了出來，這些破壞都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冥想境界已經破滅消散了。除非他們是要試圖毀掉預兆之路——

或是得到它。



想到這裏，娜爾施還是微笑著跳了起來。當那頭怪物的氣息開始飄散在空氣中時，她伸出雙手，用魔法將它給控制住向上移動，引導著巨龍飛行的勢頭，使它肩膀先撞到石頭上。在她著地後，她又對另一條黑龍做了同樣的事，只是這次她將黑龍的路徑轉向了一個像起重機一樣的東西。那條龍預計有棟房子那麼大，背上遍佈長著紅色的刺。她在這絕望的形勢中卻感到某種奇異的平靜感，至少這並不是什麼難以預測的情況，她是絕對會死的，但時間還沒到，不能是現在，也不能是在當艾紫培還像是一隻檔在暴風雨前的麻雀一樣在對抗著薩坎的時候。在這種冷靜平穩的認知情況之中，在面臨不斷推遲的必死情境下，娜爾施再次找回了她所失去的東西——她的自我中心。這是在歐祝泰的陪伴下，那種深沉且無法打破的寧靜感，當時她所要作的就只是學習、傾聽和完全相信自己的身體和魔法，但就在此刻，這些都成了世界上最簡單的事。

娜爾施在巨龍的漩渦中旋轉舞動著，躲避過一條龍，擊退另一條龍，然後又回到風暴之中，找出下一個對著她發出嘎嘎大叫的驚喜。她側身避開了一排撕咬而來的牙齒，感覺這條龍好像根本就沒有嘗試著要成功咬到，它身形太大了，根本沒有任何靈活性，而娜爾施發現自己反而開心地笑了出來。這狀態是無法一直不會持續下去的，她的注意力將會開始消退，娜爾施會因此而隕落。但還不是現在。

當阿耶尼回顧他的過去時，他看到了一片墳地，埋葬在裡面的都是因為他的憤怒和傲慢而亡的人們。已經記不得有多少次，他會優先處理其他的事而不是正確和必要的事情？回想起來，阿耶尼懷疑這才是他為何會對被艾蕾·儂束縛的那段時間感到如此內疚的真正原因，也是他無法原諒自己在被非瑞克西亞控制時所採取的行動的主要原因。並不是說他當時沒有意識到自己缺乏主動性，而是因為他內心裏有一部分感到寬慰，世界變得如此簡單，他所有的疑慮和猜測都被消除了，剩下的只有鋼鐵般的決心。當剩餘的世界變得模糊不清，可以不屑一顧時，阿耶尼必須承認，當時的屈服給予了他一種安全感，一種確定感。

他也因此是多麼的痛恨自己。

但阿耶尼無法改變任何已經發生過的事情。艾紫培告訴他，把過去留給死者吧，你沒必要和他們一起待在那裡。他當時告訴她，他別無選擇。但現在他敢承認，埋藏在悲傷裏也為他帶來了一種安穩感，那是比抬起頭前進要容易的許多。

也感覺更安全一些。

「我想我看到娜爾施了。她——多麼勇猛的戰士，阿耶尼。我收回之前對潔斯凱人說的很多不正確的形容，他們很能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她正在阻攔著他們，你看，她——不，不，我不知道她有沒有注意到那個，我不確定我們能否及時趕到那裡！」芙洛塔的呼喊聲蓋過在他們周圍呼嘯著的風聲，聲音中帶著罕見的驚慌感。她早已換下了在辦公室裏的穿著，再次穿上了她的士兵制服，熟練地握著飛龍的韁繩。

阿耶尼低頭看著下方的情況，清楚地明白了芙洛塔的意思。娜爾施獨自一人站在一座石台上，被周遭四面八方的龍圍攻著。她所處的位置角度不對，沒能看到悄悄爬上台階的恐怖污油物體，其閃閃發光的身影漸漸消失在視線中。即使騎在飛龍的背上，他們也不可能及時攔截住這次伏擊。阿耶尼又要眼睜睜地目睹他的另一個朋友死去。

或者他可以選擇採取行動做些事。

他幾乎笑了出來，因為這個啟示來得是如此的直接了當，這個真相是如此地簡單。他真的可以就選擇去做些什麼。只要他還仍活在地面上的一天，他就繼續擁有這種權力。他只需要伸出手抓住它，活下去，抓住那些他曾經不敢去爭取的機會，相信自己不會再輕易地跌倒——而如果他跌倒了，他還能再次地站起來，生命是為了活著的人事物。現在，阿耶尼只需要再次做出他一直都在做的事情——信仰之躍。

「穩住了，阿耶尼。我這就帶我們下去——你在幹什麼？」

所以，他就這麼跳了下去。

有那麼一瞬間，娜爾施以為艾紫培已經隕落了，而當看到暴風肆虐的天空中那道顯眼的白色下落中的光芒時，她感到心都碎了，但隨後她意識到她看到的不是羽毛的白色，而是皮毛的顏色。劃破空氣的光芒不是因為大天使的死亡，而是來自一把高舉在阿耶尼頭頂上的斧頭，反射著從納爾特的位置所看不到的陽光。她沒有時間去懷疑是否已經看見了幻覺。在注意到阿耶尼出現的瞬間，一個生物在空中顯現了出來，滴著膿液和濃煙，除了白色的牙齒外，幾乎看不出來是真實的生物。它張開下巴向前撲去，如果不是因為它的肌肉突然間鬆弛無力的話，它原本可以咬住娜爾施的。當它的頭跌落在石頭地板上，眼中的光芒消失散去時，阿耶尼一腳踏在這個生物暴露出來的脖子上，一股奇怪的黑色液體從被斬首的屍體上滴落。

「你是怎麼——阿耶尼，我真不敢相信你會來找我們，」娜爾施見到他時的喜悅瞬間消退了。「但你必須離開。現在就走。光靠我們三個是遠遠不夠的。」

「這裡不光只有我們三個人。」

就在他說話的同時，阿布贊氏族的龍群從風暴中升起，朝著薩坎的龍群衝了過去。

薩坎那一次差點就抓住了她。艾紫培感覺到在她轉身飛離他的攻擊範圍時，他的爪子在她翅膀上的羽毛上拖了過去，大天使調整了一下握著劍柄的手。薩坎看起來有些懶散，甚至可說是興致盎然的樣子，就像一隻貓抱著一隻折斷翅膀的麻雀，但卻不知道這隻麻雀已經死了。

但沒關係。

她在這裡的任務不是要獲勝，艾紫培在這裡是要爭取時間的。

雖然她並不需要那麼做，她仍然深吸了一口氣，而且她驚訝地意識到自己竟然會感到疲憊。艾紫培以為她已經忘記了受傷、疼痛、人性和無比脆弱的感覺。

「放下你的劍，我會盡量無痛苦的結束這場戰鬥，艾紫培。」

大天使向薩坎露出牙齒，猛衝過去，但她隱約意識到這將是她的最後一搏。如果她的靈魂再次進入到黑暗虛空之中，艾紫培只能希望撒拉會善待她，並且不會因為艾紫培沒能存活夠長的時間來有效使用她的天賦而感到太失望。

我至少要奪走他的眼睛，艾紫培暗下決心。這應該會給娜爾施和其他人帶來優勢。甚至可能足夠讓他們能存活下來。

艾紫培舉起她的劍，幾乎像是在致敬一般，同時長吸了一口氣。她心中的風暴漸漸平靜下來，她凝視著薩坎如翻滾岩漿般的喉嚨深處，再次想起了那個同兆，它是如何劇烈地燃燒著，她如何在它爆炸時被炸成了無數的碎片，裂碎成虛無。艾紫培將翅膀收攏到背後，像顆石頭一樣從高空中墜下，當薩坎張開嘴準備將她整個吞下時，她驚訝地發現她竟然感到輕鬆了起來。

然而就在此時——

「薩坎·沃，我的朋友，請聽我說。」

阿耶尼曾經聽過一個故事，講的是烏鴉在繁殖季節時，會聚集在一起去襲擊巢穴附近的鷹。即便在單獨一對一時，烏鴉除了躲避體型更大的掠食者之外沒有其他的方法。但他們聯手在一起時就佔據了優勢。無論是什麼魔法改變了薩坎，它也一併影響了野龍，它們比阿耶尼見過的任何龍都更大隻、更強大。但是阿布贊的巨龍和背上的騎士聯合起來像天生就是一體一樣的靈活戰鬥著，他們戰鬥的方式就像是對上了平凡無奇的手下敗將一般。畢竟他們掌握著氏族祖先持續傳承了數百年的軍隊戰鬥知識。因此他們還是有可能獲勝的。



但前提是野生龍的數量要停止增加才行。它們正以他從未見過的速度在增長著，就在他們眼前從雲層中凝結而出。還有那些臉——它們看起來根本不像是龍，而更像從惡夢中爬出來的怪物。

「我們必需要阻止薩坎，」阿耶尼說道。「他一直在招喚他們。如果我們能夠說服他——」

娜爾施朝他看過去，她騎著的這條龍比潔斯凱氏族大多數的龍都還要大，也比娜爾施所習慣的龍要粗壯得多，但它似乎並不介意她笨拙的指揮方式。芙洛塔親自帶領這頭生物來到娜爾施面前，臉上滿是自豪的笑容。「我們最好的小朋友，你一定會喜歡這種體驗。並不是要貶低潔斯凱的龍，但我們的龍肯定更加穩定，」她愉快地說道，在娜爾施想出反駁的話之前跳回了自己的龍的背上。

「我以為我們早錯過了溝通的時機了，」娜爾施說道。

「如果一開始艾紫培和你不願意和我溝通說話的話，我就不會在這裡了。」

「這不一樣。」

「儘管如此，我還是得嘗試一下，」阿耶尼說道，驅使著他的龍向前飛去，遠離娜爾施聲音的範圍。他知道她所說的話是對的。但這對他來說也是不一樣的，薩坎曾經在阿耶尼的火花剛甦醒時找到他，當時的他本意是善良的，只是包藏在他粗魯的行為方式之內。薩坎從惡龍卡瑟的手中救下了他，儘管當時他們兩人都還只是陌生人，他是完全沒有必要這麼做的，他當時很友善的。薩坎也曾告訴過這位新晉鵬洛客，憤怒和悲傷都有其適用之處，也需要正確的使用方式。薩坎心中充滿了同情心。

阿耶尼心裏是知道這一點的。

它也一定還在那裡。

然後接著有幾件事同時發生了——

阿耶尼吼叫道，「薩坎·沃，我的朋友，請聽我說。」

一顆彗星。不對。化成一道明亮的金光朝著薩坎衝下來，朝著他的嘴裡，他的牙齒之間而去。是艾紫培？

薩坎則正在合上了牙齒。

「這不是你，薩坎。」阿耶尼竭力掩飾著自己聲音中的恐慌。他無法將目光從這一幕移開，眼見著艾紫培被緊緊咬在薩坎嘴裡，一隻戴著鎧甲的手推著巨龍嘴內部的頂端，使他無法完全閉合。聽到阿耶尼的話，那龍猶豫了。

「這不是你，」阿耶尼說道，這次聲音比較輕柔，雙臂張開。「拜託。我了解你。這不是你的本性。」

「我記得你，」薩坎尷尬地低聲說道。

「而我也仍還記得你曾經的模樣。我記得你是一位有榮譽感的人。」阿耶尼說道。「你——」

「你使用了風暴連結點儀式，對吧？」娜爾施在一旁突然開口問道，儘管語調相對平靜，但她的聲音裡卻充滿憤怒。「有人把它給了你。是泰伽姆嗎？你一定給了儀式什麼可怕的祭品，才能把它腐

化到這個程度。你到底做了什麼，薩坎？你從自己身上犧牲了什麼東西來腐化這個咒語？我們對它獻出了我們的生命。你犧牲了誰的生命？」

薩坎的表情閃過一絲異樣。阿耶尼花了一會兒才意識到那是什麼——羞恥。趁著這個機會，艾紫培從他的嘴裡掙脫出來，開始向下翻滾，在空中降落，心不在焉地拍打著翅膀，試圖穩定下來。

「你一輩子過著舒適輕鬆的生活，別以為你可以評判我，」薩坎咆哮道。

「不是這樣——」阿耶尼搖了搖頭，看著艾紫培笨拙地降了下來，他轉向娜爾施。「我了解薩坎。他內心是個好人。更重要的是，他曾經被人利用過。他絕不會再次被人給欺騙了。」

「這樣看來，我們認識的是截然不同的人，」娜爾施說道，聲音中帶著可怕的空虛感。「我認識的薩坎會為了一個狂想而要摧毀掉所有時空。」

「一個狂想？」薩坎用低沉而柔和的聲音說道。阿耶尼曾設法從他身上引導的任何人性的特質，現在都被他心臟位置燃燒著的黑暗之火給燒毀了。「不，不，不，遠非如此。我要用火焰燒盡多元宇宙，來報答它對我的所作所為。它奪走了我的一切和我所愛的一切。現在我拿回了一切，我將會確保它永遠不會再次被奪走。只要有必要我就會不斷地毀滅一切。就先從她開始。」

薩坎轉身，以超出阿耶尼想像，遠超出它體型的速度，向艾紫培撲了過去。

阿耶尼急忙催促著坐騎向前衝去，如果他夠快的話，他就能先一步抓住她。他需要抓緊時間，他需要更快一些。他不會再次失去她，阿耶尼不會再次看著艾紫培死去。

娜爾施看著她的朋友們——是的，她現在可以這樣稱呼他們了——並且立刻知道了危險所在。她已經失去足夠多的親人了。她不想再失去更多了。娜爾施雙手一揮，釋放出她的魔法，將阿耶尼和艾紫培給包裹起來，讓他們其中一人行動更快，另一人更安全。

所有的故事、所有的生命，無論其長度或光輝程度，最終都會在某一個地方結束。就連神社也會死亡。世界也會終結。重要的是在這段期間發生了什麼，以及每個生命留下了什麼。

阿耶尼抓住了她。

他張開雙臂環抱住大天使，將她埋在自己的胸前，同時他的巨龍敏捷地扭動著身體從薩坎的嘴裡逃了出來，驚險的避開了他們剛剛佔據的空間中噴湧而出的火焰。

他抓住了她。艾紫培安全了，在他懷裡閃閃發光就像一顆星星一樣。她很安全，也還活著，臉上的表情完全無法解讀，但是她還活著。

艾紫培像是笑著又像哭著的說道，「是來彌補我過去的死亡嗎？」

「不，」阿耶尼說道，手裡握緊斧頭，臉上露出凶狠的笑容。「是和現在的你並肩戰鬥。」

娜爾施此時希望席科能在她的身邊，或是看到芙洛塔的靈龍能參與戰鬥，但它們現下最好還是待在別處。因為如果她和阿布贊可汗不幸戰死了，至少還會有它們能來保護他們氏族的子民。阿布贊的巨龍們用彷彿已然點爆它們心臟的狠勁奮力地戰鬥著，它們兇猛至極，足以將野龍擊退，而娜爾施在這一刻也再次燃起了希望。

突然，其中一隻被兩個敵人像是撕裂羊皮紙一樣給撕成兩半，它的騎手被其中一隻一口給吞了下去。另一隻阿布贊巨龍從空中墜落下來，翅膀被酸液所侵蝕。然後，又一隻，再一隻，就像巨石一樣落了下來，娜爾施的樂觀也隨著他們的墜下而消失不見。但他們並不是為了獲勝而戰，他們來這裡只是為了拖延時間。如果他們能夠殺死薩坎或將他趕走，他們也許還有生存的機會，但薩坎似乎對他們的努力無動於衷。



六、八、十二隻死亡，隨著傷亡人數的不斷增加，野龍們也開始察覺到自己的優勢，態度也跟著發生了轉變。他們似乎不再對娜爾施的盟友保持著警戒，反而，他們現在的戰鬥方式充滿了樂趣，這種嬉戲的情況讓娜爾施頸背上的汗毛都豎起來了。

「它的眼睛，」艾紫培說道，在阿耶尼和娜爾施三人從一隻嘴巴比軀幹或四肢還要大的野龍手中救出一名年輕的龍騎士之後，她轉身停在他們之間。「如果我們每個人都去弄瞎它的一隻眼睛，也許就能讓它失明——」

言下之意是，作為交換，就可能需要做出犧牲。

「這總比沒有好，」阿耶尼說道。「我來帶頭。」

「讓我來吧，」娜爾施說道。「我比你們兩個更能看清他的動作規律。」

兩人交換了一下眼神，然後點了點頭。

「你帶頭上吧，我們跟著。」

她是否給潔斯凱族人留下了足夠的指示，告訴他們如何去維護目前的政府狀態？娜爾施多麼地希望是如此。最初的幾個月可能會很複雜混亂，但他們會在她去世之後繼續地存活下去。假設韃契也存留了，多元宇宙也仍然存在的話——娜爾施把這些想法拋到了一邊。龍襲風暴仍在產出更多的怪物，每一隻都比上一隻更加地奇怪，而且尺寸還在加大。很快它們就會吞噬掉天空、陸地以及它們牙齒所能碰觸到的一切，而且他們確定是會作到的。納爾施注意到當薩坎再次發出挑戰的吼叫聲時，他們每一隻都轉過頭來看向他。這個儀式——它以某種方式將他們與薩坎聯繫在一起，而且他擁有絕對的控制權。他們必須立即採取行動，否則就太晚了。

「專心。」歐祝泰的教誨，如同深埋在冬天裏的記憶。

「順便說一句，如果你不想，你可以不必這麼做，」過了一會兒，娜爾施拍了拍坐騎的喉嚨一側說道。「你可以逃走。」

那龍哼了一聲回答道，「那在當我看到祖先時，他們的念叨是永遠不會停止的。」

所以就決定好了。

「準備好了？」娜爾施說道。

「是的。」艾紫培說道。

「百分之百，」阿耶尼說道。

然後她——

「夠了。」

烏金的聲音在空氣中迴盪著，與其說是聲音，不如應該說是種感覺，一股震波的力量在他們的骨頭中波動著。雖然自己並不是這個指令的目標，但娜爾施仍然下意識地退縮了一下。空中突然現

出如同玻璃般的裂痕，伴隨著靈龍出現進入到韃契而碎裂開來。野龍們只是四下逃竄，發出恐懼害怕的尖叫聲。他看起來渾身都是血跡，精疲力盡，彎曲的身體線條顯示出失敗的跡象。在平常的情況下，娜爾施只會感受到想向烏金崇拜的衝動。可是他現在這個樣子讓她只感到害怕。

波拉斯在哪裡？

「不，」薩坎咆哮著，飛得更近了。如果憤怒本身的力量就足以致命，那麼烏金巨大的胸腔裡的心臟或許就會停止了跳動。「你已經折磨我夠多了！不會讓你——」

「夠了，」烏金再次重複道，慢慢轉身面對另一條龍。烏金有一種厚實的存在感，而薩坎卻正是欠缺了這種厚實感，這種存在感使得烏金看起來好像是完美的聚焦，而其他一切都只是模糊不清的影子。

「我不會向你低頭的！」薩坎大聲嚎叫著，深吸一口氣，然後釋放出一股火焰洪流。

沖刷著烏金的火焰的效果跟潑撒涼水一樣地有效。靈龍用一種納爾施無法完全解讀的悲傷表情看著薩坎，一種讓她也感到自相慚愧，想要隱藏自己面孔的感受，心中充滿了一股她知道不該由自己承受的羞愧感。烏金張開了他的大嘴。傾瀉而出的鬼火既沒有顏色，也沒有熱量，但當薩坎被它包圍住時，卻發出令人膽戰心驚的尖叫聲。娜爾施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他在空中拚死掙扎，但仍然無法逃離那股火焰，他的鱗片被燒毀，露出了底下的粉色肌肉，接著再變成了黑色的焦炭。薩坎發出一聲嚎叫，衝破了風暴，然後，一切都完成了。

戰爭結束了。

「當我沒空去管束它們的時候，龍襲風暴就像調皮的小龍一樣四處亂竄」，烏金疲憊地笑著說道。「是我疏於管教。」

「烏金大師，」納爾施聲音哽咽地說道。「我——」

「而我對我的哥哥看管不周。恐怕尼可·波拉斯又再次獲得了自由。」

在最起初之時，一片虛無，一滴水落入那虛無之中，然後又一滴，又一滴，直到在虛無之上聚集了一池水，形成一片完美無瑕的銀色薄層。如果有人在旁邊仔細看的話，他們會看到上面有倒影聚集在一起，隱約有個不停變幻著的形狀在水面下移動著。那彷彿是一扇窗戶，連通到一個同樣仍沒有形態或特徵的世界。然後一個影子映入眼簾，一件藍色斗篷的輪廓逐漸清晰起來。

——全文完——

原文連結：[Tarkir: Dragonstorm | Episode 7: Return](#)